

試探京劇術語英譯研究

闕豔華 許騰月

摘要：作為中國國粹，京劇是中華文化的綜合體現形式之一，在對外文化交流及傳播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時期，京劇走向世界的重要工具和基本保障是京劇術語的英譯研究。本文以中華文化走出去及新文科發展的大背景下，關注京劇術語英譯的現狀，指出加強京劇術語英譯實踐和術語英譯研究，應該以國內譯者為主，中外譯者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促進中華文化走出去。

關鍵字：中華文化 對外文化交流 京劇術語 英譯 研究綜述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ngju Terminology

QUE Yanhua XU Tengyue

Abstract: As a national treasure of China, Jingju is one of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forms, which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dissemination.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Jingju to reach more areas in the world, the translation of Jingju term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Jingju term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liberal arts, this paper advocates the practice of Jingju terms translation and the study of this aspect. In addition, it emphasizes that the domestic front should take the lead and work together with foreign translators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Jingju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research overview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在文化強國戰略目標下，越來越多的戲曲文化走出去，京劇作為中國的國粹，對外交流歷史悠久，現在更是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經常出現在世界舞臺進

【作者簡介】：闕豔華（1981-），河南商丘人，中央財經大學博士，中國戲曲學院藝術管理與文化交流系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戲曲譯介與跨文化傳播，京劇術語英譯；

許騰月（1994-），河北雄安人，中國戲曲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戲曲跨文化傳播與交流。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課題《中國戲曲英語百年譯介與傳播研究（1919-2019）》階段性論文成果，項目編號24JYA760085。

行跨文化傳播，在對外傳播的過程中。京劇術語研究是宣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中外文化交流，加強國際傳播的需要。京劇術語英譯研究是中國“走向世界”戰略的需要，是增強中國文化國際話語權的需要。用戲曲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在文明交流互鑒中展現戲曲獨特魅力。

戲曲是中華文化藝術的瑰寶，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大背景下，如何促進戲曲的海外傳播是當下亟待研究的問題，因為戲曲在海外傳播的過程中面臨著如何使受眾準確理解，從而達到有效交流等問題，這其中翻譯起到了重要橋樑的作用，而基於海外傳播的翻譯研究中，京劇術語的外譯是基礎、是戲曲海外傳播的重要保障。術語是人類科學知識在語言中的結晶，京劇術語是京劇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表達自身專業概念的特殊的語彙系統。京劇術語英譯對京劇的有效傳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對外傳播過程中，由於京劇術語存在釋義不統一、譯法偏誤的現象。因而，京劇文化的海外傳播，首先應從最基礎、最關鍵的術語英譯研究做起。

一、國外相關研究

京劇術語的英譯是中華文化典籍外譯的組成部分，海外專門研究戲曲英譯的專著有限，大多是從事戲曲英譯實踐的漢學家，在他們對戲曲劇目的英譯文本中通常都會包含對術語的注釋。如 A.C.Scott 在其 *Traditional Chinese Plays* 一書中涉及到行當、服裝、臉譜、音樂的術語。阿靈敦（美）與艾克敦（英）的中國名劇集（*Famous Chinese Plays*），1937年由北平法文圖書館發行，書中涉及到33個劇目介紹，也有相關術語的英文表達，如琵琶（Balloon guitar），鑼鈸（brass cymbals），老生（old sheng），青衣（virtuous maidens and dutiful matrons）。倫敦大學 Thorpe Ashley 在其專著 *The Role of Chou* 中對京劇術語也有所涉及；比較系統的對京劇術語進行英譯和介紹的是美國的 Alexandra B. Bonds 教授，在其專著 *Beijing Opera Costumes* 一書中對京劇服飾術語做了詳盡而專業的介紹。還有一部分海外專家在英譯戲曲劇目的過程中，涉及到了相關京劇術語英譯，如 Donald Rolston，以及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魏麗莎教授，在他們英譯的經典戲曲劇目裏，可以看到少量京劇術語的英文表達。

京劇劇目名稱的英譯，筆者認為理應納入到京劇術語英譯研究的範疇，京劇海外傳播，劇目名稱英譯的準確性和接受度是傳播的關鍵一環。因而，我們需要對海外漢學家的劇目英譯實踐進行簡單梳理：Donald Keene 英譯了《漢宮秋》，A.C.Scott 英譯了《四郎探母》、《拾玉鐲》等，J.I.Crump 英譯了《中山狼》、《李逵負荊》等，Cyril Birch 英譯了《十五貫》等33個劇目名稱。

通過對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梳理，筆者發現國外學者關注的核心問題更多集中在對中國京劇的介紹方面，海外漢學家重視通過對京劇英譯的實踐，提高對京劇的深刻認識，同時也

提高他們對京劇的研究水準。然而海外專家對京劇術語的文化內涵理解不同，文化內涵的理解與闡釋差異明顯，一個術語多個解釋，給西方讀者的理解與接受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對於京劇中的行話、術語更是缺乏系統的研究。因為京劇是中國特有的藝術形式，英文中並沒有對應的英文表達，加上每位漢學家對術語的理解不盡相同，因而就出現了海外譯者對京劇術語的表達各有不同，並且這些術語並不是為漢學家的研究內容，只是出現在其著作和論文中，因而也沒有提出適用於京劇術語的英譯方法及策略研究。

二、國內相關研究

“從專業術語英譯研究角度看，國內英譯術語研究成果主要集中於應用類學科，文學術語英譯研究因其複雜性與學科建制的艱難性，長期飽受冷落，有關戲曲術語英譯的研究成果較少”^[1]。關於京劇術語英譯，從筆者通過 CNKI 輸入關鍵字京劇術語和英譯；戲曲和英譯；京劇和唱詞三個組合進行搜索，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相關的研究文章有 30 篇，碩士研究論文 10 篇，與筆者 2018 年前後進行文獻搜集的數據相比較，首先研究生畢業論文數量有大幅提升，涉及的學校也從之前的藝術類院校畢業生擴大到綜合類院校的英語英譯專業的畢業生。雖然相關研究近年來有所發展，但總體上來說，研究文章的數量有限，在上文提到的 40 餘篇研究文章中。國內關注的核心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運用英譯理論來探討少量特定戲曲術語或京劇術語的英譯

主要研究學者及觀點如下：周琰（2010）則從功能對等理論探討京劇術語的英譯，以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為立足點，指出有效的英譯方法^[2]。張琳琳（2013）從“青衣”等京劇術語的英譯看文化英譯的歸化和異化，她從青衣這一術語不同版本的英譯，造成京劇對外交流的障礙，提倡應採取歸化原則^[3]。姚瑤（2015）從格萊斯的“合作原則”為切入點探討京劇術語的英譯問題^[4]。曹廣濤（2011 年）主要提出建立英譯規範，首先是英譯標準問題，英譯標準是英譯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曹認為譯者需要有敢於挑戰困難的精神需要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志，從戲曲英譯實踐出發，進行理論上的鑽研和深究，既放眼國際譯論，又加強自律，立足於戲曲的民族文化之根。隨後指出戲曲英譯規範：1）. 戲曲英譯的哲學範疇：可不可譯；2）. 戲曲英譯的視角規範：回歸案頭；3）. 戲曲英譯的選擇規範：古代戲曲典籍和近代地方戲曲；4）. 戲曲英譯的文化規範：文化傳真與戲曲傳承保護；5）. 戲曲英譯的策略規範：譯出與異化譯法；；6）. 戲曲譯文的評價規範：形式即意義；7）. 戲曲英譯的譯者規範：文化外交^[5]。殷健（2019）指出現有關於京劇術語英譯研究均缺乏術語學本體理論的指導，這對於專業化色彩濃厚的京劇術語的跨語二次命名顯然是一個缺陷，所譯術語譯名有可能因為不符合術語的基本特徵而導致傳播與接受失敗^[6]。

（二）對京劇術語英譯方法的探討

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陳福宇、毛髮生和劉寶傑三位學者，他們文中對京劇術語英譯採取何種方法進行了探討，但顯然並沒有統一，值得一提的是陳福宇（2015）提出了“動態術語”的概念^[7]。劉寶傑研究了京劇行當和劇名的英譯策略，以及對京劇名稱的英譯進行了分析和研究（1996）。毛髮生（2002）通過試譯京劇行當、臉譜、服飾、音樂和樂器術語，系統提出了關於京劇術語英譯的一些策略和技巧^[8]。曹廣濤（2019）在《基於文本功能的戲曲音樂術語英譯》一文中對相關研究綜述，指出戲曲英譯問題，提出適合戲曲術語的英譯方法，並舉例說明^[9]。董單（2013）則提倡遵循以傳統文化涵義的異化原則，舉例說明京劇術語英譯的有效嘗試^[10]。馬佳瑛（2016）首先對戲曲術語的基本概念及研究概況進行論述；進而對秦腔的種類及特點進行梳理，最終提出戲曲英譯標準及策略，並提出建立戲曲術語庫^[11]。張立力（2010）主要探討戲曲劇目的英譯，英譯人才的培養，從跨文化角度研究戲曲術語英譯^[12]。

（三）關於英譯技術在京劇術語英譯中的應用

樂娟（2011）“基於 Trie 樹的京劇術語語義詞典”，作者通過定義語義代碼的方式建立京劇專業術語之間的語義聯繫，並利用雙數組演算法實現 Trie，研究開發基於 Trie 樹的京劇術語分詞詞典^[13]。這項研究是借助電腦技術進行京劇術語語義關聯的小型詞庫的建設嘗試，與京劇術語庫的創建存有一定距離。董新穎（2019）則基於京劇術語英譯的多模態術語語料庫建設路徑研究。作者以京劇術語為研究對象，提出多模態京劇術語庫建設以及面向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播的京劇術語多元化平臺開發^[14]。

（四）京劇術語英譯的實踐

《中國戲劇史圖鑒》《梅蘭芳訪美京劇圖譜》《中國京劇服裝圖譜》《中國京劇百部經典英譯系列》《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這些書籍中均對相關京劇術語有所涉及，近年來，中國戲曲學院在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戲曲英譯的實踐摸索之後，先後推出了《京劇臉譜術語中英對照》《京劇服飾術語中英對照》和《京劇行當術語中英文對照》等京劇術語中英文對照系列成果。上述英譯實踐是為數不多的京劇術語英譯，存在的問題也比較突出，術語英譯不統一、不規範，但同時這也為今後的京劇術語英譯實踐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三、社會敘述視角下京劇術語英譯原則

（一）社會敘述理論

翻譯研究大致經歷了三次主要轉向，即“語言學轉向”“文化轉向”和“社會學轉向”。埃爾·布迪厄是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論批評家，他與英國的吉登斯、德國的哈貝馬斯被認為是當代歐洲社會學界的三傑。布迪厄橫跨眾多領域，對人類學、社會學、

教育學、語言學、美學、文學等都有研究。到 20 世紀 80 年代末，布迪厄在美國已經成為引用率最高的社會學家之一。布迪厄的社會敘述理論核心概念是場域、慣習和資本。

1. 場域與翻譯

布迪厄社會學理論中的場域概念是指“具有自己獨特運作法則的社會空間”。場域中有自己獨特的規則且相對獨立，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我們可以說因為有獨特的規則，所以場域相對獨立，但也因為場域相對獨立，所以有自己的規則。場域，就是根據現代社會功能而劃分出來的結構系統。

翻譯實踐應該放在翻譯所涉及的不同領域裏來進行研究，例如文學翻譯以及戲曲、中醫等專業領域的翻譯也和其相關的專業領域密切聯繫。因為翻譯本身就是一種跨領域和跨文化的活動。其中的權力運作比相對獨立的場域（如文學場域）要更為複雜，因為這其中不僅有特定領域裏的權力關係，還往往存在著民族文化層面的博弈。所以這裏的權力關係和資本結構要比一般的場域更複雜，其規則更多樣化。所謂場域，並不是一個相對實在的物體，而是為了更好地解釋現代社會關係而創造出來的概念，就像時間是為了方便人們理解這個難以解釋的抽象對象而創造出來的概念。當研究對象有變化的時候，我們對場域這個概念的涵義也需要進行變通。翻譯活動有其獨特的關係系統：譯者、出版主編、客戶、文藝評論家等人在翻譯活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特定的關係網絡。因此我們可以把翻譯場域看作是一個特殊的場域，一個相對不獨立的場域，或者，用布迪厄的話說，是一個“折射率”相對較低的場域。在這樣的一種場域中，周邊場域和權力場域與它相互滲透。翻譯場域可能包含其他場域，其他場域也可能包含翻譯場域。在現代社會裏，各種學科研究相互交叉，已經很少有完全獨立的場域了，各種場域之間往往有重合之處。

2. 資本與翻譯

布迪厄借鑒了經濟學中的“資本”概念來解答這個問題。他認為，資本可以歸納為三種基本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與傳統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類似，指的是金錢、股票等等，可以直接獲得商品或服務。文化資本指的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獲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資源，比如著作、受官方承認的教育文憑等等。社會資本指的是個體在社會中的各種人際關係（通俗來說就是“人脈”）和社會義務。這三種資本的基本形式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比如說，文化資本可以從經濟資本轉化而來，如對教育的經濟方面的投資；文化資本也可以轉化成經濟資本，比如獲得了高等學歷的人往往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同時文化資本也可以轉化為社會資本，比如獲得了一定教育文憑的人便可以進入一定的商業或學術圈子建立人際關係。我們可以假設翻譯場域中譯者的資本主要是良好的雙語功底、對相關領域的熟悉程度、對翻譯理論的把握以及過往的翻譯經驗，這些就是一般情況下翻譯場域之中的象徵資本。但在不同時期、不同的子場域之中要求也不太一樣。比如科技翻譯子場域中具有相關領

域專業知識是其象徵資本的重要部分。但還有一個因素需要考慮進來，即原作者的資本。

當譯者在翻譯場域之中積累了足夠的象徵資本的時候，他/她便具有了改變規則的權力，例如嚴複。他翻譯的《天演論》等作品，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使他擁有了較多的象徵資本，因此他有關翻譯的言論在很長一段時間也被人們奉為主臬，言必稱“信達雅”。“信達雅”在20世紀90年代前成為了中國翻譯場域中的主要規則之一，成為了衡量譯者和譯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不論是文學、學術、廣告、科技、還是新聞，似乎只有被認為譯得“信達雅”的，才是好的翻譯，這種衡量標準至今還能偶爾見諸報刊和網路。除了嚴複以外，還有傅雷的“神似”以及錢鐘書的“化境”，也在20世紀中國翻譯場域中構成了一定的影響力。

翻譯場域中的象徵資本給我們的啟示是，通過對某段時間某個文化中對於翻譯的討論的語料整理、對當時譯本的文本分析、對譯者慣習的考察，我們可以瞭解到哪些人所構建的規範成了當時翻譯場域的規則；換句話說，我們可以瞭解到哪些人在翻譯場域之中具有話語權。這樣我們便能夠瞭解到該翻譯場域之中的象徵資本主要來源是什麼，翻譯場域與哪些場域相互作用，以及翻譯場域在當時的社會空間中的地位。

3. 慣習與翻譯

作為社會化個體的譯者，其行為不僅僅是因為翻譯慣習的影響，因為譯者對原作文化的態度、對自己在專業領域的身份定位、與出版商的關係等等其他慣習也會影響譯者的選擇。更為重要的是，“人類歷史上大量的譯作是由所謂‘非專業譯者’完成的”，許多譯者也兼具作家、批評家、哲學家、傳教士等多重身份。因此，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假設，在某些情況下，翻譯場域的規範可能是由兼具多重身份的譯者在其他場域中建立起的慣習的影響而形成的。

譯者的慣習不僅影響其翻譯策略、措辭等微觀方面，還在宏觀方面影響其對文本的選擇。除此以外，還有作為一名雙語或多語使用者在接觸本國文化和異國文化中培養起來的一種“跨文化慣習”例如譯者對兩種文化和語言的態度、偏見等，都會影響其翻譯活動的微觀操作（如直譯/意譯）和宏觀文本選擇（選擇符合或顛覆本國價值觀的內容）。這些慣習都會對處在翻譯場域的譯者的行為產生影響，也在個人層面展示了翻譯場域與其他場域之間的互動。

因此在研究個體的時候，對其“社會軌跡”即對個體社會化的歷史過程的考察，就顯得至關重要了。這個過程，不僅要考慮譯者的翻譯慣習，還要考慮其在教育、生活、工作等各種不同場域中培養起來的慣習。除此以外，還應聯繫翻譯場域和其中的象徵資本，分析譯者可以擁有的資本，以及其他場域對翻譯場域的影響，才能使我們更全面地考察某段時間某個文化中譯者及其翻譯活動的特點和其背後的原因。所以，重構譯者的慣習，實際上也就是重構某個時間某個文化內的翻譯場域以及翻譯與其他場域的聯繫。以研究翻譯活動在國際社會文化背景之下的運作和規律以及在翻譯活動中各種參與者的行為表現和相互之間的聯繫。

借助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我們可以從一個更接近於翻譯本質屬性的角度來觀察和闡釋翻

譯活動和譯者與社會、文化、全球化之間的千絲萬縷的聯繫。翻譯從來就不是孤立進行的活動，不論是翻譯場域，還是譯者的慣習，抑或是譯者擁有的各種資本，都與各種相關場域有著錯綜複雜的聯繫，這種社會學上的聯繫決定了翻譯的社會學屬性。翻譯社會學研究者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對文本、史料的梳理、描寫，對譯者在不同場域中的地位、關係、行為的重構，去展示以及解釋翻譯活動在社會中的聯繫和作用。

(二) 社會敘事理論下的京劇術語英譯

京劇是一種綜合的表演藝術，京劇術語是京劇作為舞臺表演藝術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表達自身專業概念的特殊的語彙系統^[15]。因而京劇術語英譯首先需要語內英譯，而在語內英譯階段，比如“四功五法”，“茶衣醜”，“青褶子”，“加官臉”等術語的理解相對來說就比較困難，另外，部分京劇術語本身在行業內並沒有統一的解釋和標準，這給京劇術語的語內英譯帶來了比較大的困難。

1. 場域與京劇術語翻譯

根據布迪厄的理論，社會場域無處不在，每一個場域既是相對獨立的也是彼此聯繫、互動的。京劇術語翻譯也牽涉到場域問題，一個相對獨立且與其他場域相互作用的場域。

首先，京劇術語主要來源於戲曲舞臺上長期的實踐，為舞臺實踐服務的，實踐性強。程式化動作需要老師邊示範邊講解，才能知道此術語的真正含義。譯者不能只把京劇術語局限於京劇場域中去考慮，而是需要結合術語產生的歷史場域、語言場域、美學場域等進行綜合考慮，才能更完整地理解和描述好一個術語。比如京劇術語“殼腦”又稱“假頭”、“套頭”，京劇面具的一種，是在面具基礎上演化出的冠盔化假頭套。《智激美猴王》劇中豬八戒所用的左右扇耳、鼻嘴延伸豐碩的殼腦。它源於古代生活用語，因而在翻譯的時候，就要結合歷史場域、語言場域、地理場域等綜合考量，將其翻譯為 Kenao (typical headgear with fixed types)。

其次，翻譯過程中，譯者既要考慮到原語社會因素，也要結合譯入語社會因素。京劇術語翻譯的過程，是從原語場域到譯入語場域的轉化過程。

京劇術語的內容是由原語文化場域決定的，是否被譯入語文化接受，是由目的語文化場域決定的。京劇術語中譯英過程，英語是譯入語，有其自身的文化場域，京劇術語翻譯應該以譯入語文化為坐標選擇翻譯策略。以“九龍冠”為例，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故而自古帝王就有“真龍天子”之稱，“九龍”來自“龍生九子”的傳說，作為帽子上的飾物，象徵著神聖祥瑞。在朗文當代高級英語詞典中西方龍的概念是“a large imaginary animal that has wings and a long tail and can breathe out fire” (2004: 566)，這種邪惡並且會噴火的動物和中國龍的內涵相去甚遠，因此結合譯入語文化場域，筆者認為九龍冠的譯文應加上相對應的英文解釋，“Nine-dragon Crown is a kind of helmet. The surface of the crown is decorated with nine dragons, and is worn by emperors.”^[16]最後，術語翻譯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場域。戲曲文化場域是京劇術語翻譯的基本話

語情境，是所有翻譯活動的起點。京劇術語翻譯必須在京劇文化場域的範圍內開展活動，才能保證術語翻譯的學術性、民族性、文化性。如果脫離京劇文化場域，勢必會使京劇術語在翻譯的過程中失去其本身的文化內涵和氣韻，或造成謬誤。以京劇服飾術語“富貴衣”為例子，下表是關於富貴衣的譯法：

富貴衣 garment of wealth and nobility, FUGUI YI (Garment of Wealth and Honour), Black Coat with Colored Patches a, patched garment.

富貴衣一般是黑色的且帶有彩色補丁的大褂，是落魄文人或未發跡之人所穿的衣服，在京劇文化場域，寓意“穿此衣者將來必富貴”。“garment”的意思和富貴衣的“衣”很接近，但 a patched garment 又表現不出富貴衣的內涵。譯文 1 和 2 是根據術語字面意思翻譯；譯文 3 和 4 根據觀樣式來翻譯的，並沒有將其植入到京劇文化場域，在此場域裏，富貴衣有其特殊的內涵：“穿上此衣者日後必會富貴”。因而綜合考慮，筆者認為，在布迪厄場域論下，富貴衣的翻譯應為：“a patched garment, worn by people who will become wealth and honour in the play.”。

譯者的“慣習”會對翻譯過程中採取何種翻譯策略產生影響。如果譯者對外來語言、文化以及社會場域的規範是接受的，那麼譯者會傾向採取異化的翻譯策略。然而如果譯者對外來語言、文化以及社會場域的規範是排斥的，譯者會傾向歸化的翻譯策略。

2. “資本”與京劇術語翻譯

在布迪厄“資本”視域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這三種資本可以相互轉化。在京劇術語翻譯的各個資本中。文化資本一般是譯者的翻譯籌碼，一般以學歷形式體現，具體而言，主要是具備良好的雙語功底、對戲曲領域的熟悉程度、對翻譯理論的把握以及過往的戲曲翻譯經驗，這也是一般情況下翻譯場域之中的象徵資本。從事京劇術語翻譯的譯者在進入該場域之前，應同時擁有能夠準確理解術語的戲曲知識、語言學知識，以及熟練使用譯入語進行轉譯的能力。這些知識和能力來自譯者接受的系統性培養，是譯者投入的積累性勞動的結果。

基於自身的慣習以及文化資本、象徵資本，從事京劇術語翻譯的教師或科研人員發表論文、出版專著、申請課題等方式物化文化資本，從而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以及社會資本。另外，譯者在這一過程中也獲得相應的象徵資本，當譯者在翻譯場域之中積累了足夠的象徵資本的時候，便具有了改變規則的權力。在京劇術語翻譯場域中，各種不同資本都對場域的結構、規範的形成都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譯者所佔據的文化資本，決定了京劇翻譯場域的人員和組織結構。京劇術語翻譯場域中的譯者群體比較多樣化：戲曲專業人士中有一定外語能力的人、外語專業人士中懂戲曲的人、懂一些戲曲知識的外國譯者或者漢學家。從社會學角度來看這種多樣性，是因為這幾類人的文化資本有所不同。這些譯者的文化傾向、審美偏好以及慣習也各有區別，從而在翻譯策略、

翻譯原則、翻譯方法上的選擇上都有區別，形成了同一術語的不同表達，造成京劇術語翻譯的規範性難以達成一致。比如以“京劇”為例，目前有 Jing Ju, Peking Opera, Beijing Opera 三個流行的翻譯版本。

其次，京劇術語翻譯場域也會受到經濟資本的影響。不可否認的是，以京劇為代表的戲曲目前在市場化及流程度方面相比於其他藝術形式比較低。更多的是承擔文化交流的任務。而出於“資本的趨利性”，京劇及戲曲比較容易被經濟資本忽略，學術性較強的術語翻譯領域更是如此。因此，譯者從事京劇術語翻譯實踐與研究的動力，主要來自提高其自身的能力和學術地位，以便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和象徵資本。

3. “慣習”與京劇術語翻譯

慣習是對場域規則的內化，因此翻譯場域規則應該在譯者行為上有所體現。布迪厄將慣習定義為“一套能夠持續的且可以轉換的性情傾向體系。”^[17]它是在社會化過程中，譯者將外界的社會準則及結構內化為自己的認知。映射在翻譯場域中，譯者自身的成長經歷、教育背景以及整個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這些因素也會影響翻譯活動的進行。根據布迪厄的分析模型，術語翻譯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受到場域中譯者的慣習影響。討論譯者的慣習，對京劇術語翻譯規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譯者在整個翻譯活動中，出於中心位置，要考慮譯者的慣習。在翻譯場域中，譯者是從原語到目的語之間的仲介，譯文的品質最終取決於場域、資本和慣習三者對於譯者的影響。正是慣習的影響，對京劇術語翻譯，不同的譯者會有不同的翻譯策略，比如有的強調京劇術語翻譯的民族性，主張用拼音加注解的方法翻譯術語；有的譯者強調翻譯的目的性，有的強調受眾的接受度，主張用異化的方式翻譯京劇術語。最後，要考慮目的語受眾的慣習。翻譯的目的是交流，沒有考慮目標受眾的翻譯活動是不完整的。京劇術語翻譯規範必須考慮具體文化場域中的受眾，他們的文化習慣、歷史背景、審美偏好、禁忌等。總之，在京劇術語翻譯的規範構建中，行動者要充分考慮術語的譯者和受眾的慣習。

4. 京劇術語英譯面臨的問題

目前，京劇術語的翻譯方法和原則研究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缺乏一種廣泛的、綜合的視角，基本沒有跳出本體研究，即沒有跳出翻譯原則和翻譯策略的研究，視角相對微觀。國內京劇術語英譯的某些研究往往關注某些具體術語的翻譯原則或翻譯策略研究。研究僅就某些術語的翻譯進行分析，歸納總結出一定的翻譯策略和翻譯原則，所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對京劇術語翻譯的具體操作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 京劇術語尚未統一

在京劇的形成、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語言系統，但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缺乏一定的權威認定，大多靠約定俗成，因而必然帶有原始形成的痕跡，比如，一詞多義、一義

多詞、一詞有多種不同的寫法等等。有些術語經過近幾年來大家的討論，基本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是仍有很多辭彙存在著廣泛的分歧。京劇術語的混亂，必然會影響京劇的傳播和研究。對於京劇的普及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京劇術語翻譯實踐研究較少，且尚無統一行業標準。除中國戲曲學院推出的京劇術語中英文對照系列外，其他關於京劇術語的翻譯大多零落分佈在相關劇目翻譯中，並各自為政，無論是百部經典叢書，還是中國戲曲海外傳播工程叢書，對相關術語都有自己的翻譯，自成一體，沒有統一的標準，更沒有得到統一的認可。在戲曲對外傳播與交流中，在針對海外的戲曲教學中，還沒有能夠幫助教師和留學生通用的比較權威的英文京劇核心術語。

（二）譯者對專業術語的理解有局限性

除此之外，譯者對專業術語的理解有局限性，這也是造成目前京劇術語英譯現狀的一個重要因素。英譯作為一種跨文化交流的活動，產生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中，譯者是譯文的創造者，也是原作與譯作、原語文化與譯入語文化的仲介，只有透徹地領會原作的涵義，才能準確地向讀者傳達原作的語用意義。如果譯者沒能正確理解京劇術語的含義，很容易造成錯誤的英譯。造成這樣的錯誤英譯就是由於譯者沒有準確把握京劇行當的文化資訊。

（三）京劇術語英譯的統一性問題

目前，針對京劇術語的英譯問題，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是英譯的統一性問題，同一個術語詞條，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甚至同一位譯者，在不同時期，對術語的英譯也不盡然相同。這也給目前的京劇術語英譯帶來困難。

目前的京劇術語翻譯研究涉及到了樂器，服裝，角色，藝術手法，表演形式等術語的譯法，為以後的術語翻譯實踐奠定了一定的研究基礎。基本都提出了戲曲術語翻譯的基本方法：直譯法，意譯法，音譯法，音譯加釋意法，音譯加意譯法等翻譯策略。初步奠定了戲曲術語的翻譯理論，如奈達的功能對等理論，格萊斯的“合作原則”和“四個準則”，然而在翻譯實踐中採取“歸化”還是“異化”則產生了分歧，在戲曲術語翻譯實踐過程中，有學者堅持“歸化”，而也有學者提倡“異化”。

京劇術語的正確英譯有利於京劇更好地為世界各國人民所理解和喜愛，有利於中國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也有利於加深中國人民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在京劇術語的英譯過程中，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可以通用。不管採用的是何種方法，只要能夠為譯文讀者所接受，並得到原文讀者大致相同的感受，這種英譯就可認為是成功的。但需要適當建立術語語料庫。

（四）英譯人才匱乏

目前做包括京劇在內的戲曲英譯，大多數不了解京劇知識，常常憑藉字面的意思隨便英譯，造成語意上的誤解和誤讀，給戲曲的傳播交流造成了影響。在人才培養方面，京劇術語人才極度匱乏，這也是造成目前京劇術語英譯嚴重滯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戲曲術語英譯問題原因分析

(一) 京劇術語本身的問題。京劇術語是跨學科術語，加上時間維度，梨園行當的自身表達等問題，目前尚未統一的表達。許多行內的詞語用法存在口頭而非書面，因而會有誤傳情況，會有一詞多義、一義多詞、一詞有多種不同的寫法等問題。上述原因給術語的語內翻譯帶來一定的挑戰，如四功五法中的五法：“手、眼、身、法、步”和“手、眼、身、發、步”與“口傳心授”和“口傳身授”。

(二) 京劇術語英譯要求譯者既通曉中英兩種語言，同時還要對戲曲藝術有比較系統的瞭解與認識，這樣才能保證資訊無遺失、無誤讀。同時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還要時刻保持“術語意識”。譯者是譯文的創造者，也是原作與譯作、原語文化與譯入語文化的仲介，只有透徹地領會原作的涵義，才能準確地向讀者傳達原作的語用意義。如果譯者沒能正確理解戲曲術語的含義，很容易造成錯誤的翻譯。

(三) 京劇術語翻譯的統一性問題。針對戲曲術語的翻譯問題，一個比較嚴峻的問題是翻譯的統一性問題，同一個術語詞條，不同的譯者有不同的表達方式，甚至同一位譯者，在不同時期，對術語的翻譯也不盡然相同。這也給目前的戲曲術語翻譯帶來困難。

京劇術語有時很難在英語中找到彼此相應的概念或表達方式，為了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譯者只有努力尋求縮小可譯性限度的方法，對一些京劇術語，嘗試直接音譯，而不要只圖通俗易懂而一味地進行歸化或解釋，這樣有助於目的與讀者從瞭解的文化內涵和獨特的審美意蘊，從而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深層溝通，在多元化、多樣化、多層次的現代文化融合氛圍中，構建人類文明與和諧生態文化。

六、新時期改善京劇術語英譯的建議

隨著國家層面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京劇作為中國的國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將走向世界，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對京劇術語的英譯也越來越重要。上文從文獻綜述，英譯理論，英譯實踐，英譯方法和京劇術語英譯目前面臨的困境幾個層面分別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對京劇術語英譯的研究和實踐都亟待開發。

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資訊化技術的發展，術語英譯與電腦結合也越來越緊密。因此筆者認為當下需要加強京劇術語英譯人才的培養，加強多學科的融合，以及在資訊化背景下對京劇術語庫的建設等。術語庫建設是術語研究和詞典編纂的發展新階段，在網路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電腦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廣泛使用為術語庫的建立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作為一個多功

能檢索查詢系統，資料庫的編輯功能無與倫比，英譯研究人員多採用以語料庫和文本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建立平行的語言語料庫。它不僅可以按照專題編纂各種辭彙和詞典，還可以從某種程度上代替人工進行自動化英譯。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頻繁及術語學研究的不斷進步，世界各國的術語資料庫都在不斷發展和完善。一個完善的資料庫不僅包括海量的術語辭彙，還具有先進的檢索及查詢功能，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京劇術語資料庫不僅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減少譯者的工作量，提高英譯品質，還可為西方讀者瞭解京劇藝術提供借鑒。

目前，中國文化走出去仍處於“文化逆差”範疇，如果過多的照搬京劇術語裏中國特色的元素，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戲曲文化的海外傳播。因而，目前階段，應該充分考慮戲曲在西方文化世界的接受性，對一些地方進行必要的變通，比如通過語內翻譯做好改寫、解釋性翻譯、增加說明等策略。同時，京劇術語翻譯不單單是譯者的工作和任務，而是需要社會層面各個參與者共同努力、克服問題、制定規範、找到對策，從而保證京劇術語的有效翻譯和傳播。

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尤其是戲曲藝術能在海外走多遠、走出的數量很大程度取決於翻譯的品質，尤其是術語的準確性和統一性。因而只有加強戲曲術語的英譯工作，才能更好地推動戲曲在海外的傳播和研究，從而擴大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作為戲曲英譯人員，需要既通曉戲曲文化知識，具備嫺熟的漢英雙語表達能力，同時還要加強對翻譯理論、翻譯原則、翻譯目的、翻譯技巧、文學素養的積累，同時結合翻譯實踐，才能逐漸形成成功的譯作，擴大戲曲的海外傳播。

【參考文獻】

- [1] 陳智淦，王育烽．中國術語英譯研究的現狀與文學術語英譯研究的缺失 [J]．當代外語教學，2013（3）：59-67．
- [2] 周琰．從功能對等論看京劇術語及劇名的英譯 [J]．大眾文藝，2010（12）：111-112．
- [3] 張琳琳．從“青衣”等京劇術語的英譯看文化英譯的歸化和異化 [J]．上海英譯，2014（04）：41-43．
- [4] 姚瑤．合作原則在京劇術語英譯中的應用——不同譯本之對比研究 [J]．邢臺學院學報，2015（04）：128-130．
- [5] 曹廣濤．基於演出視角的京劇英譯與英語京劇 [J]．吉首大學學報，2011：158-162．
- [6] 殷健．典籍英譯教學中術語意識與術語能力的培養——以京劇術語英譯為例 [J]．英語廣場，2019：19-21．
- [7] 陳福宇．京劇動態術語英譯探索 [J]．教育教學論壇，2015（19）：195-196．
- [8] 毛發生．京劇術語英譯及其方法 [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5）：24-25

- [9] 曹廣濤. 基於文本功能的戲曲音樂術語英譯 [J]. 英語廣場, 2019 (3) : 65-67.
- [10] 董單. 淺析京劇術語英譯的文化涵義 [J]. 語言與文化研究, 2013 (13) : 108-113.
- [11] 馬佳瑛. 陝西地方戲曲中的術語英譯及傳播策略研究 [J]. 文化學刊, 2016 (04) : 104-107.
- [12] 張立力. 戲曲術語中的中譯英問題 [J]. 吉林教育學院學報, 2010 (26) : 140.
- [13] 樂娟. 基於 Trie 樹的京劇術語語義詞典 [J]. 電腦工程, 2011 (6) : 30-32.
- [14] 董新穎. 大數據背景下多模態京劇術語資料庫設計與創建探析 [J]. 中國戲劇, 2011 (6) : 30-32.
- [15] 覃愛東. 京劇術語英譯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M]// 于建剛. 京劇傳播研究. 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18: 189.
- [16] 闕豔華. 京劇服飾術語中英文對照 [M]. 北京: 學苑出版社. 2017: 132.
- [17] 彭萍. 社會敘述理論與京劇翻譯和傳播 [M]. 北京: 中譯出版社. 2019: 175.